朝花夕拾

景由大自然固有,景亦由各自心生。顺此想去,我似乎从夜空流云中,看到了一缕隐隐的笑意。

叹,明河共影

■ 老九

几十把乳白色座椅,错综复杂叠合堆垒成向上的造型,顺势流淌而下的是以百合为主的各色鲜花,映衬在蓝天白云下。造型下是绿茵茵的酒店草坪。一个花费不大却别有情调的婚礼,在徐徐海风里,在脉脉黄昏中,依次进行。我此前只知道婚礼以西式风格为主,也结合了传统文化,但并不清楚具体的程序,完全听从司仪的安排,完成自己的角色定位。

我此行是专程来海口参加儿子的婚礼。

酒店的名称叫华彩华邑。"邑"是个很古老的汉字,甲骨文中就有此字,上"口"表示城市,下"巴"为下跪的人形,即有人有地,那就是都邑都市的意思。苏州唐代刺史韦应物有名诗句"邑有流亡愧俸钱",城里有人逃荒,他作为该地的朝廷命官自感惭愧,无颜领取俸禄官银。"邑"加提手旁为"挹",即"舀水"和"掬水"的意思,动词。苏州沧浪亭对面的可园有挹清堂,在进门可见的小西湖北岸,面水靠山,寓意堂前水清可挹。湖北黄石的长江边,有一座挹江亭,挹一江之水,格局气势那就要大很多,为黄石著名景点。我注意到这个动词,是少时从宋词中读到的,一读之下喜欢得不行。

这家酒店有不少豪华套房和豪华餐厅,如果按传统饭店婚礼套路出牌,在套房和餐厅内砸钱,一定能办出豪华婚礼。但眼下这个婚礼,是在"邑"字加了个提手旁,将婚礼的场地和宾客都请到了室外的草地,情调瞬间大变。近在咫尺的蔚蓝色海面让所有人心胸都不觉开阔起来。海面上渔船和游艇悠闲往来如观众。海边的依依椰子树和三角梅,更有头顶的海蓝色天穹和白棉花般的云朵,都成了婚礼的有机组成部分,显得无比亲近大自然。突破传统婚宴的肉山酒海和香烟的包围封锁,从自然生态中"自取一瓢饮"。婚礼在主持人幽默的串联中进行,来宾表演的节目不仅有美声、通俗的各种经典名曲,还有高水准的街舞和拉丁舞,新郎新娘居然跳起了电影《爱乐之城》中的踢踏舞,欢快而难度不低,自然让欢快气氛一浪接一浪高涨。

婚纱,西装,彩带,红囍,空气中散发着月季和百合花的清香,糅合进来的海风和脚底青草坪的自然气息,更是沁人心脾。不远处的海口地标建筑斜拉索世纪大桥,也成了婚礼天衣无缝的借景,仿佛一架硕大的竖琴,正演奏着大自然的天籁。

一只呆萌的巴哥犬,成了婚礼的表演明星!但见憨态可掬的它身背礼盒,像一个冲锋陷阵的战士,在主持人和追光灯的指引下,带着大家的期盼和担忧闪亮登场。期盼不消说,担忧是这犬类毕竟不能完全明了人意,如果一时钻到哪一处白纱餐桌的底下,耍赖不出,贪婪美食,固然可以激起大家的笑声,但还是有些煞风景。一定程度上,这比起多哈亚运会的开幕式上王子骑着阿拉伯马冒着湿滑上高台点燃火炬风险更大。但这只胖犬,听见新娘的召唤,就目不侧视地扬蹄直奔主人,扮演忠诚的小爱神丘比特,在众人鼓劲助威掌声中完成自己的使命,让礼盒中的两枚婚戒如期戴在一对新人的无名指上。这也成了婚礼中让人难忘的有趣花絮。

来到人世间已整整一花甲,我自然见识和参与了不少婚礼,但这次婚礼的确给人耳目一新的意外惊喜。婚庆公司有一个闪传直播平台,利用网络同时直播数场婚礼,这场海口举行的草坪婚礼由一开始的200多人次浏览,数字跳跃上升,当夜迅速上冲至69万人次,以至于后台不断惊呼,已经超越别的婚礼数十倍了。酒店方也迅速来签约,要求本次婚礼的图片授权供他们酒店在宣传广告中使用。我同步观赏的亲朋好友们纷纷表示,他们正在筹备的婚礼,也将采用这种亲近大自然的形式,与大自然和谐相依,让自己的喜庆仪式感更加浪漫而有品质。

夜幕降临,蜡烛造型的瀑布灯烛光摇曳,愈发有情调。海南的夜晚不但满天低垂星月,连白天的白云在夜间也变成了瓦蓝天穹的水墨画,给人异样的美感。许多宾客鱼贯上前表演自己最拿手的才艺,以不负身边美酒佳肴,不负身边良辰美景。如若别的场合,我一定会放下矜持,献唱一曲吴雁泽风格的湖北民歌,让在场的诸多音乐专业人士相信,民间的确有人,也给婚礼增添一些传统文化元素。但今宵身份特别,我只好强抑难熬的技痒,一个人悄悄走到气根飘拂如胡须的一棵榕树下,在灯火阑珊处抱臂观赏,心情绝佳。称自己是这场婚礼的幕后策划显然名不副实,自己没有这个水平;但说自己是投资方,则是货真价实。某种意义上,也正是一对新人帮我演绎了这么一场美好婚礼,编排了这么多精美节目,还有请来这么多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

抬头望星空,我想到自幼相依为命的祖母,她没能看到她一手拉扯大的孙子娶妻生子,子今又喜结良缘。继而想到英年早逝的父亲,他也没能参加他儿子的婚礼,更无从看到他没有见过的孙子在星空下举行别致的婚礼,一时,眼镜片底起雾。闭目,储满的夜露自眼角溢出。

喜庆的日子不想伤心事,要想快乐事。南宋的张孝祥就携他的《念奴娇·过洞庭》凌波御风而来。他的"玉鉴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他的"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与我此时的心境是多么吻合!张孝祥的声誉不可与苏东坡、辛弃疾相比,但他的这首词在我看来是奇峰突起,太让我喜欢了。从中学时代喜欢起,几十年间从来不忘,甚至在梦中还多次进入到这首词的意境中,一时身体内外冰清玉洁,一片空蒙澄明。他的这首词,给一个乡下少年开阔了眼界和胸襟,带来陶然于大自然的无穷魅力。我想,他的这首词在诞生后的近900年间,该不知走进了多少人的梦间?我相信词人本人,也一定无数次梦回他的洞庭之行。他在他如梦似幻的一叶扁舟中,要"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继而"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今夕,我在海口的海边,借用他的词句,不是也可以尽挹南海,细斟北斗,万象亦宾客吗?他留下的不朽词作,为今天两个普通孩子的婚礼,定下亲近自然的基调。他才是今宵礼仪的总设计师!

想到婚礼草坪正中,那几十把乳白色座椅堆垒成的向上造型,也许寓意就是一个个人寻觅的座位吧?景由大自然固有,景亦由各自心生。顺此想去,我似乎从夜空流云中,看到了一缕隐隐的笑意。

素色清欢

货郎乡声

我,漫生怅惘。倒不是今天的村庄,还唱着古老的歌谣,却是,红红的朝霞照耀着的搬不动的山村,清晨至午,正午至暮,一遍遍翻唱着崭新的小曲。

■ 刘诚龙

货郎声声,仿佛离乡村并未走远,但好多村声俚调已然远去,"补锅喔,饭锅、菜锅、铁锅、铝锅,补锅喔……"铁炉冲已听不到这般补锅调了,都是补锅匠敲着铜锣以喊当歌:"补锅咯,补上大家好生活咯。"这声音,其他村庄也听不到了吧。

货郎声,还可以听到,听得越发响亮。"买鸡咯,正宗土鸡咯,黑鸡、三黄鸡。还有蛔,正宗土鸡蛔。"老家把鸡蛋叫蛔。这叫法土,我在城里菜市场,一时忘了普通话,对着城里嫂嫂喊买蛔,嫂嫂怔怔望我,不晓得我要买甚东西,待我指物,嫂嫂兀自笑个不停。鸡蛋叫蛔,这说法我乡前贤曾考证,蛔是古音。或许,也只有乡村唱着千年歌谣,还能保存着这古音吧。

曾经的货郎走村庄,有喊,也有不喊的,肩头挑起一担皮箩,皮箩细扁竹片编织,竹片是外层青皮,薄、韧,约半指宽,编得细密、精致,外头还瞥了红漆,手艺比米箩来得更像工艺品。货郎手持一只拨浪鼓,摇啊摇、扇啊扇,走着乡间小路,乡亲闻声,便晓得货郎来了,朝着货郎喊:"来咯,看看么子东西。"

货郎卖的都是针头线脑、菜刀剪刀,还有钥匙串、铁钳子、袜子、胶鞋等等,两只皮箩里,盛装着一个小型超市。货郎听得村姑婶娘喊,就挑起担子,往她的家里去。乡村土砖屋宽展,农闲时节,一个屋里坐满了姑姑、嫂嫂、婶婶、婆婆。她们翻着皮箩,寻找自家所缺之货,半天没找着需要的,货郎便挑着担子,要走。她们拉着货郎:"莫走莫走,走一家不如坐一家。"货郎就安心坐下来,与之闲扯。扯着扯着,院子里其他阿嫂来了,寻货买货、讨价还价,未几,货郎皮箩里的货,就被买去了一半。

小孩儿买货的兴致,比阿婆阿嫂还高。货郎担里有蛮多玩具,铁青蛙、铜麻雀、木老鼠、竹哨子……让伢子们心痒痒,哭着要。娘忍得住,硬是不给买。旁边的奶奶却从裤兜里掏出手帕,拿出角票、分票。货郎或是慷慨,或是会念生意经:"奶奶买,少三分钱。"奶奶也慷慨,立刻付款。未等奶奶付完钱,他止了哭声,笑着拿了玩具,跑到晒谷坪里玩去了。我没奶奶,我娘拗不过我,曾给我买了一个万花筒,筒口玻璃,晃着摇,摇着瞧,里面五彩缤纷,如梦幻般的画面,那是乡村少年,最先感受到的世界神奇。

若说货郎声声,已然远去,说得也对。货郎挑着皮箩,晃晃悠悠地行走于乡间,转悠院落、栖息亭子、打坐碓屋、闲话桑麻、卖着五金、吆喝百货,这般情景真没有了。有的是:"卖茄子咯,卖辣子咯。"也不是苍老嗓音,是电匣子发声。

嗓音不复嗓音,皮箩不复皮箩。嗓音变成喇叭了,皮箩变成小车了。小车是皮卡车,嘟嘟嘟嘟,在江南曲曲弯弯的小路行驶着,小路也不是土路了,是水泥马路。大清早的,沿着村边,一路说唱。晨间乡村,非春晚,村庄里却行走着说唱艺术。好在,乡亲不比市民。莫道货郎早,更有乡亲早起人。乡亲便喊:"等一下"。知否知否,乡亲喊的不再是:"来一下"。货主停在马路上,货摆在车上。乡亲择物,豆角,长条条如璎珞;河鱼,活蹦蹦在跳跃;莲蓬水灵灵,有露珠蕊间漾动……这是乡村清晨的鲜活。

而我,漫生怅惘。倒不是今天的村庄,还唱着古老的歌谣,却是,红红的朝霞照耀着的搬不动的山村,清晨至午,正午至暮,一遍遍翻唱着崭新的小曲。小曲没唱"磨剪子嘞戗菜刀",小曲唱的是"红萝卜嘞白萝卜"。土里生的白菜,田里种的高笋,草里放养的土鸡,塘里漫游的四大家鱼,原是乡亲们家家有的,千百年来,都是自产自销。乡村物,卖城里,不奇怪,乡村物,卖乡村,到底有些稀奇。

没闹明白,是乡亲城里打工去了,白菜不自种了?鹅鸭不自养了?走在乡村层层叠叠的水田,稻花香不再那么浓,齐腰深的野草,更行更远还生,延伸到山脚下;菜圃里,瓜棚是打起来的,牵线的南瓜与丝瓜,跃入眼帘,一片苍翠,宽叶的茄子与细叶的辣椒,也满园满圃,如何又要买了呢?

也许,村里的伢子妹子,都去城里赚钱去了,种一亩田,莫如打一天工。如今的村民们,猪肉、牛肉,要买;稻谷、蔬菜,也要买。我的乡村,进入了新时代?也许是分工了吧。你种五谷,我做五金。我以五金换五谷,你以五谷换五金。古老的歌谣里,便唱着时新的民间小调。这小调是:"不是自给自足,是他给他足。"

我从乡村走过,看到货车驶过,听得货郎吆喝,心中五味杂陈,又怅然若失。

转瞬幸福

一坛小菜度寒冬

■ 张新文

一到冬天,我的母亲就把家里的腌菜缸和所有的坛坛罐罐洗刷干净,准备腌菜,腌好的菜在我们乡下叫"小菜"。

能够腌渍的蔬菜菜园里都有,无外乎大白菜、雪里蕻、红皮萝卜、高梗菜……菜从菜园里运回家,除去外围的老黄叶子,一叶一叶掰开,放到大水缸里清洗,清洗干净后放在竹床上晾晒,当叶子晾晒得打蔫了,就可以用盐腌渍了。腌菜是件挺有意思的事情,撒盐、揉搓蔬菜、镇压蔬菜,这些程序大家都会做,但是有些人腌菜就会发酸,甚至"倒缸",只能扔掉。

母亲腌菜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好,色正、味道正,一辈子腌菜没有"倒缸"过。家里有一口大腹小口的腌菜缸,足有半人高,一搂抱粗。这个缸是沙缸,暗红色,里外都没有着上釉色,贴近口沿边,竖着裂开一条曲线缝长约一尺,像一条游走的蛇,父亲打算砸碎扔了,重新买口新的腌菜缸,母亲不肯,她说新缸哪有旧缸腌菜香呀!他们等来了补缸匠人,匠人像个医生,钻孔、铁丝加固、腻子堵孔,原本红润的缸体就又焕发了生机。一到阴雨天,从缸体上的润湿痕迹,我们就知道缸里还有多少腌渍的菜。母亲腌菜有个习惯,总把腌了几天的菜倒过来放置,原本在缸底的菜,就有了出头之日,如此反复几次,腌菜石一压就万事大吉了,缸口、坛口一掀开,就会有小菜的味道丝丝缕缕地飘出来……

外面天寒地冻的时候,父亲会对我的母亲说:"晚上,你就整盘小菜,烙几张饼就行。"母亲在灶台上忙碌着,父亲坐着烧着火,灶腔里的柴火旺旺的,映照在父亲的脸上,一副开心知足的笑容至今都烙印在我的心里,暖暖的。烧好锅,父亲会把买回来的散酒倒在陶制的酒壶里,放到锅底下温热,于是,能听到酒壶里有滋滋的响声,慢慢就能闻到热酒的香味来。"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我们吃着饼和小菜,开心极了,更开心的是父亲,一碟小菜,一杯酒,他太知足了,还有什么能够比得上一家人在一起的快乐呢?

小菜中还有一道菜母亲做得也好吃,那就是"酱豆子"。把经过挑拣的黄豆放在水里泡,而后放到锅里加水烀;烀熟的黄豆沥干水分放在太阳底下晒,晒至半干,装在干净的布袋里,放在锅门附近盖住麦秸草,使其慢慢发酵,长出丝丝霉菌来,就可以晾干,去除杂质,而后放入坛子里,加水、加盐、加生姜、加八角等调料封口,隔一段时间就可以食用了。酱豆里有时也会有其他食材加入,比如冬瓜条、西瓜、萝卜、成块的嫩生姜……按理它们加入酱豆家族是小众,只是酱豆里的配角,有时它们却出尽了风头,大有喧宾夺主的意味。我的一个表叔,来我们家走亲戚,每次吃饭的时候,就自己动手,从我家酱豆坛里把嫩生姜挑出一盘子来,嘴里还说着:"你家的酱豆坛里的生姜,比人参都金贵,好吃着嘞!"

如今的生活好了,人们的胃口也刁钻了,又开始惦记着小菜了。每到冬天,我就把泡菜的玻璃坛子洗好,盆里加盐揉搓好的菜再码放到坛子里,把蔬菜流出的绿色汁液也倒进坛子里封口,透过玻璃看着一坛小菜心里就踏实多了,正如作家池莉所言"小菜的小,虽小却好"。哪里好?低调小菜助消化,还藏着记忆中的味道。

什锦窗

徐建军/摄

我们这十年·回眸

时光不负奋斗者,岁月眷顾追梦人。十年的光景,阿灿以西北汉子的倔、犟劲儿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用勤奋与汗水收获了美好的生活。

时光不负奋斗者

■ 甘武进

回原单位上班,我见到了同事阿灿。那是我离开三年后的第一次见面。来自西北的他依旧温文儒雅,身材高大挺拔,方脸棱角分明,黑白分明的眼睛在镜片后闪动着明亮的光彩,唇角洋溢着丝丝笑意。岁月给他留下的痕迹是发际线明显上升了,头发变得稀疏,中年人的富态开始隐现。不过,当我看到他从小车里下来向我热情地伸出手时,我知道他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初次与阿灿成为同事是在2012年2月。他与新婚不久的妻子来到南方,成为学校的教师。开学后,阿灿的妻子教小学英语,他教小学数学并担任班主任。事实上,这份工作阿灿并不太擅长,之前他只是在培训中心做过辅导老师。一切都要重新开始,对他来说,这是考验,也是挑战,更是一份责任与担当。他远在老家的父母年岁已高,父亲的身体不太好,他要寄些费用回家尽份孝心;夫妻俩还计划要个孩子,需要提前做好预算。

他必须喜欢并热爱这份工作,希望以后的生活越来越好,特别是经济上。于是,西北人的倔、犟、硬、碰在他身上慢慢体现了。他虚心好学,踏实苦干,不认输的倔强劲儿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很快进入状态,且得心应手,尤其班级日常管理事务处理起来游刃有余,两年就成为一名学生喜爱、家长认可、学校肯定的优秀老师。同年8月,他和妻子的爱情结晶诞生了。

有了自己的三口之家,那是2014年了。阿灿父母来电话说,乡下的房子因年代久远,该修缮一下。那是个让他充满回忆与拥有无限温暖的地方,也是他心灵的栖息地,至少当时他是那样认为的。考虑到父母年迈,为了两位老人生活上的便利,他在县城贷款购买了一套商品房。闲时父母在县城小住,忙时暂住乡下老屋,打理果园,收拾庄稼,老有所获,老而有乐,老而无忧。

生活如此惬意,阿灿觉得他是幸福的人了。然而,这世间有一种压力,叫上有老下有小;有一种责任,叫上有老下有小。孩子慢慢长大,开销一天比一天多;每个月的房贷雷打不动,压得他有些喘不过气来;父母的身体令人担忧,几乎成了医院的常客……夫妻俩收入的增加完全跟不上支出的增加。他的肩上扛着一副沉甸甸的重担。这副重担中途不能丢弃不能转载,过程艰辛而漫长。岁月的痕迹无声无息地爬上他的脸庞,青丝悄悄染白。

那是最艰难的几年。他告诉我。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心里的五味杂陈,只有他自己清楚——冷暖自知。他勤奋工作成绩斐然,很快成为学校的管理人员,后来,还先后被评为市优秀教师、市优秀教育工作者。事业上的成功,使收入水涨船高,经济慢慢变得宽裕。他把父母从老家接到南方,在学校旁租房住下来,一家人真正生活在一起。父母帮他照顾孩子,他也能照顾父母,并且常常吃到父母做的美味佳肴。那是最美的味道,那是真正惬意的生活。那个时候,阿灿心中有了一个清晰的目标。

是该在南方定居下来了。对漂泊在外的阿灿而言,故乡虽近,其实已远;回得去的故乡里,却有着回不去的时光。他在南方工作、收获,这是个充满爱的地方,有爱的地方就是故乡。更何况,孩子在这里上学,父母喜欢并适应了南方的气候。2018年8月,他在学校旁购买了商品房,结束漂泊的日子,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家。2019年8月,他买了台车。每个天气晴好的周末,带上家人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家五口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时光不负奋斗者,岁月眷顾追梦人。十年的光景,阿灿以西北汉子的倔、犟劲儿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用勤奋与汗水收获了美好的生活。他说,他很庆幸自己生活在这个美好的时代。如今,他行走在南方的大街小巷里,时不时把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拾起,他觉得每天都过得幸福而充盈。我祝福他,祝福所有在外打拼的人,终有一天我们都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